

荣获国家首届图书奖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废名

散文选集



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废

名散文选集

冯健男
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废名散文选集 / 废名著; 冯健男编. —2 版.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
(百花散文书系.现代散文丛书)

ISBN 7-5306-0480-5

I. 废… II. ①废…②冯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623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91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 册

定价: 13.00 元



百花散文书系

现代部分

古往今来，有多少精美的散文象珍珠般在熠熠生辉！《百花散文书系》不敢说已将它们串成珠联，但它们在这里总已不再是散珠而更便于阅读、欣赏了吧。

所选篇章侧重于抒情、叙事性散文；题材大至社会、人生，小至离情、花草；风格既有雄浑、酣畅，亦有委婉、含蓄；广采博取、兼容并包，《百花散文书系》不说是“聚珍”本，但所收作品总还不至于光彩可供借鉴吧。

百花散文书系包括《古代散文丛书》、《现代散文丛书》和《当代散文丛书》，都按不同作者选集分册出版。

封面题字 / 宁书纶
终 审 / 范希文
责任编辑 / 刘铁柯
装帧设计 / 魏钧泉



再版助理 / 高艳华

编辑例言

一、本套《现代散文丛书》是《百花散文书系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序 言

冯健男

废名，原名冯文炳（1901—1967）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特立独行名世，所著小说、诗、散文和论著都有奇气，也就是说他创造了独特的风格，表现了独具的眼光和思考；正是因此，他的作品得以传世。

废名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小说创作；而就其本质来说，他是诗人，就其表现来说，他是散文家。他的小说有不少和散文几不可分。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故，论者在论及废名的贡献和影响时，并不只是就小说论小说，而不免论其

文体。例如周作人称道废名“讲究文章”^①，赞赏“其文章之美”，即“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”^②，并将废名跟胡适、冰心和徐志摩相比较，认为这三位的作品“清新透明”，而废名的作品“不象透明的水晶球，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”^③；沈从文也曾把周作人、徐志摩、许地山和废名相提并论，认为他们是“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”^④；而施蛰存则说，废名“耽于文章之美”“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”^⑤。如此评说和比较，都是注意到了废名小说的散文化特色的。这也就是说，废名成为这样的一位小说家的同时也就是这样的一位散文家。

废名的小说和散文如此难以分别，以致他的一些小说常被编入散文的选集中。早在三十年代，《桥》中的几篇就被周作人选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一集》，编选者并在《导言》中说：“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，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

① 《桃园》跋。

② 《枣和柝的序》。

③ 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。

④ 《论落华生》，1930年《读书月刊》一卷一期，收入《沫沫集》。

⑤ 《一人一书》，1937年《宇宙风》三十二期。

读，不，不但是可以，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。”近年续编和新近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（1927—1937）中的《散文集一》（吴组缃作序），又选入《桃园》中的《菱荡》。由此可见，废名的有些小说其实是散文，或者说可以当散文来读，这已是专家和读者的一致意见了。

以上所说的这种情况，使我在编选这部《废名散文选集》时，感到有根据和有必要从这位作家的小说集中选入一些作品。计从《桥》中选入五篇，从《桃园》中选入一篇，从《枣》中选入二篇，从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中选入一篇，共九篇。读者自能感受，这些篇什，真是奇异和美妙的散文。

但是，尽管如此，作为一位散文家，废名的散文创作和他的小说创作又不是一回事，这就如作为一位小说家，废名的小说又并不都可作为散文来读一样。这位作家又自有其散文方面的写作，即写平常意义上的散文，虽然他写起来也往往表现得并不平常。这方面的作品包括他的记事抒情散文，随笔小品文字，序跋文章，等等。这方面的文章在作家生前和去世后都没有集印过，现在只

废名散文选集

好到解放前的报刊上去找材料，有所选择地编入本书。有个别的篇什则是选用了作家的未刊手稿。读者自可从这些作品中窥见和领略作为散文家的废名的本色。

废名的散文中还应包括另一方面的文章，那就是他的谈诗说文之作。本来，就我国的散文传统来说，评说诗文和陈述读书心得一类文章，向来归入散文，而且在其中占重要地位；何况废名的这方面文章完全是用散文的笔法和情调写成。这方面的作品也大都是从过去的报刊上查找得而又加以编选的，而少数的篇什（谈《诗经》中的作品几篇）则是录自废名作为备课用的笔记本。这一方面的作品又由于它们多数是短小文章，总共的字数并不比前两类的作品的字数多。读者读这些作品，可以学到文学史知识，可以领会废名的审美意识和治学特点，又可以欣赏他的独特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文风。

总之，这本散文选集概括了废名三方面的作品：散文化小说，本义的散文，谈诗说文的文章。大致可以显示散文家废名的全貌。

废名自云，“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，……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”^①。这是指《桥》和《桃园》里某些作品而言的。这样写出来的“小说”，必然会成为如诗如画的散文。所以朱光潜说，《桥》的“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，翻开一页又是一页”，“每境自成一趣”，其中人物动作“不是戏台上的而是画框中的”^②；周作人也说，“《桥》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，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”^③。很显然，废名的这一类作品，作为小说来读，固然是一种创格；作为散文来读，也令人一新耳目。

百闻不如一见，让我们欣赏作品吧。《洲》、《万寿宫》、《芭茅》、《碑》、《沙滩》、《菱荡》等等：这些都是收入本书的作品。一看这些题目，就令人感到它们是诗的，画的，散文的。待到你拿起它们来读时，你就会感到，这是需要细读、精读、反复读的，这样才能领悟和接受其中的意、境、情、趣和美。

① 《废名小说选·序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。

② 孟实：《桥》，《文学杂志》第一卷第三期，1937 年 7 月出版。

③ 《书房一角·桥》，《知堂书话》758 页，岳麓书社出版。

这样的风景画，其中的山水和人事出自何方？原来都是作者的家乡的写照和写意。废名说过，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对他有害无益，“只有‘自然’对于我是好的”，“成就了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”^①；他还有这样一首诗：“小桥城外走沙滩，至今犹当画桥看。最喜高底河过堰，一里半路岳家湾。”这就是作者的“儿童世界”，也就是作者的“画桥”所本。诗中所说的城，是湖北黄梅县城，出南门到岳家湾（废名的外家），不足二里路，风景就是这样的好。

在废名的画笔下，真是风景宜人、迷人。请看史家庄（实即岳家湾）的素描：“站在史家庄的田坂当中望史家庄，史家庄是一个‘青’庄。三面都是坝，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，那里一簇。树则沿坝有，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。草更不用说，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。站在史家庄的坝上，史家庄被水包住了，……”^②陶家村的素描：“一条线排着，十来重瓦屋，泥墙，石灰画

① 《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》中的第三篇。

② 《桥·沙滩》。

得砖块分明，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，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。屋后竹林，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，倾斜至河岸，河水沿竹子打一个湾，潺潺流过。这里离城才是真近，中间就只有河，城墙的一段正对了竹子临水而立。竹林里一条小路，城上也窥得见，不当心河边忽然站了一个人，——陶家村人出来挑水。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（这时游城的很多）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，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，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，——城下人亦望城上。”^①这样的素描，点染，是多么的清新，淡雅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无怪乎作者说，“只有‘自然’对于我是好的”，他得之于自然，而又还之于自然！

然而，废名的笔墨并不总是那么自然，恬淡，又那么“画得砖块分明”的。在不少地方，他的描画，线条并不那么分明，着色也并不那么寻常，这就叫你一边欣赏一边还要捉摸。例如他这样写“家家坟”的坟地：“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，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，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。仔

^① 《菱荡》。

细一看，这地方是多么圆，而且相信它是深的哩。越看越深，同平素看姐姐眼睛里的瞳人一样，他简直以为这是一口塘了，……”^①在这里，草“吞着阳光绿”，而且还在“闪跳”，“唧咕”，这就不是一般的写法；不但此也，草地还“越看越深”，因而比之于姐姐眼睛里的瞳人，又因而比之于一口塘，这就更加传神地写出了草地的平平，密密，圆圆，深深。又如，他这样写人们“打杨柳”（即清明节人们折下杨柳枝拿回去挂在门口）过后的杨柳：“史家庄的杨柳大概都颇有岁数。它失掉了什么呢？正同高高的晴空一样，失掉了一阵又一阵欢喜的呼喊，那是越发现得高，这越发现得绿，仿佛用了无数精神尽量绿出来。这时倘若陡然生风，杨柳一齐抖擞，一点也不叫人奇怪，奇怪倒在它这样哑着绿。”^②在这里，作者极写杨柳的绿：“这样哑着绿”，“尽量绿出来”；不但此也，这棵树的绿，表现出它虽经许多人的折枝但并没有“失掉了什么”似的，这就更加表现了作者对此树

① 《桥·芭茅》。

② 《桥·杨柳》。

的赞叹，他将杨柳的博大、宽宏和“高高的晴空”相比拟，相映衬，于是更加成就了一幅好看和深情的画面了。

废名既写风景，也写风俗，不过二者溶为一体了。例如“打杨柳”就是一种风俗，不过作者着重写的不是“打杨柳”，而是“杨柳”的蓬勃，而是细竹姑娘为孩子们扎柳球的皆大欢喜；“清明上坟”也是一种风俗，而作者借这个题目不只是写人们给陈死人烧香，祭奠，更多的倒是写清明时节自然景色和人的青春之美；“送路灯”又是一种风俗，其用意是替新死者留一道光明，以便“投村”（村庙），作者把这风俗和风景一齐写了：“时而一条条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，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。……比萤火大的光，沿着一条线动，——说是一条线，不对，点点的光而高下不齐。不消说，提灯者有大人，有小孩，有高的，也有矮的。”^①其实，他又不只是写了风景，风情，还写了乡人的人生观和人死观。……废名不但多写风俗，也不少写传说，当然这也与写景写情分不开。例如比城墙

① 《桥·“送路灯”》。

高得多多的那塔，“相传是当年大水，城里的人统统湮死了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用乱石堆成（错乱之中却又有一种特别的整齐，此刻同墨一般颜色，长了许多青苔），站在高头，超度并无罪过的童男女。观世音见了那凄惨的景象，不觉流出一滴眼泪，就在承受这眼泪的石头上，长起一棵树，名叫千年矮，至今居民朝拜。”^①这里写传说也是写了真实，因为那塔的形象，那民间传说，都是实写；如果不写这传说，那塔景和民情就未能写得这样美了。又如写城外桥边的“洗手塔”，“人说，当初是没有桥的，往来要‘摆渡’。摆渡者，是指以大乌竹做成的筏载行人过河。一位姓张的老汉，专在这里摆渡过日，头发白得像银丝。一天，何仙姑下凡来，度老汉升天，老汉道：‘我不去。城里人如何下乡？乡下人如何进城？’但老汉这天晚上死了。清早起来，河有桥，桥头有塔。何仙姑一夜修了桥。修了桥洗一洗手，成洗手塔。这个故事，陶家村的陈聋子独不相信，他说：‘张老头子摆渡，不是要渡钱吗？’”^②很明

① 《桥·洲》。

② 《菱荡》。

白，这样写传说，有助于写景，写人；传说中的摆渡的张老汉，现实中的打长工的陈聋子，都不失为真实可爱的人物。

是的，废名终究还是在写人生，写他对人生的思考。尽管他的选择，他的角度，他的处理与众不同，他还是写了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，尽管他写人生是经过了压缩，稀释，超脱，诗化，但仍有其丰富、深刻的意境和内容。例如《洲》里写城外河边妇女洗衣，“生长在城里而又嫁在城里者，有她孩子的足迹，也就有她做母亲的足迹”。《芭茅》里写一群小孩子到“家家坟”找名字，找到与自己同姓的名字就高兴，否则就泄气；他们以为那石碑上刻的都是死人的名字，其实那是“敬立”石碑者的名字。在《送路灯》里，史家奶奶对于人死了何以要投土地庙这个问题的解答是：土地神等于地保，死者离开这边到那边去，首先要向他登记一下；小林对此的反应是：“死了还要自己写自己的名字，那是多么可怜的事！”而三哑叔则说：死人，漆黑的，不知往哪里走，所以他到村庙里歇一歇，叫土地菩萨引他去。三种人，三种不同的解释和心理，写得很传神，很耐人寻味。在